# 引我投身公卫，薪火永志师恩

## ——追忆胡孟璇教授

方积乾

胡孟璇教授是我国卫生统计学与肿瘤流行病学的先驱，原中山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奠基人之一。她早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，为临床医师，亲历疫病肆虐，深知预防医学护佑人群健康的价值，毅然转投公卫事业。1954年，胡教授来到华南医学院（后相继更名为广州医学院、中山医学院、中山医科大学），从零筹建卫生统计学教研室；至20世纪80年代，该学科点跻身国内卫生统计学四大博士点之列。

我与胡孟璇教授的相识，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一趟赴天津的列车。彼时我们同受邀约，赴天津医学院协助接待海外医学统计学者。旅途之中，她畅谈医学统计学的理论与应用，见识卓远，性情爽朗。我敬其学识、慕其风骨，与她一见如故。

1985年，我在北京医科大学申报国家“七五”攻关课题《肿瘤研究中的统计方法》，胡孟璇教授为评审专家组专家。她对我的设计思路十分关注，严谨的答辩现场，化作一场坦诚深入的学术切磋。五年之后结题验收，她再度担任验收专家。会议结束后，胡教授专门约我深谈，郑重邀约我调入中山医科大学，接续承担博士点建设重任。这份托付的诚意与期许，令我久久难忘。

此后书信频传，中山医公卫学科的学术使命，不断感召着我。经多方申请，北京医科大学党委同意我的调动。

1991年1月，刚完成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学，我便赴中山医履职。到岗不久，胡教授即携我深入现场，共同开展鼻咽癌流行病学研究，合力攻克肿瘤统计难题；她安排我参与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现场调研，带我参加校内科研会议，引荐我结识李绍珍、宗永生、赵香兰等学界前辈；委托我协助指导两位博士生学位论文，接续承担七年制全英班课程教学。在校外，她积极举荐我跟随省卫生厅团队开展初级卫生保健实地调研，支持我在广东省卫生统计学会、计算机学会承担学术工作。

胡教授退居二线之后，始终守望学科发展，充分信任、放手赋能，给予我自主探索的空间。依托她奠定的学科根基，我将计




公共卫生学院30周年院庆 方积乾教授与胡孟璇教授合影

算机实验与现代统计方法融入教学，推动建成国家精品课程、双语示范课程。即便到了耄耋之年，卧病在床，她依旧牵挂学科传承，惦念青年人才成长。

自胡孟璇教授引我踏入公共卫生之门，至今三十五载。饮水思源，所有成绩，皆离不开胡孟璇教授当年的识拔与栽培。

如今我年近九旬，仍愿竭尽余热。师恩如山，薪火相传。我当恪尽己力，站好最后一班岗。

（作者系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荣休教授）

# 传承是责任，也是幸福

李坚



李坚与同事讨论病情

今年是中大医科办学160周年。160年的历史足以沉淀为一种风格与传统，更凝结成“救人救国救世，医病医身医心”的医训，代代相传、绵延至今。对我而言，中大医科既是一段厚重的校史，更是从本科教育阶段开始，一点一滴塑造我的学风、做派、思路与担当的精神底色。

我在中大医科“严谨、求实、勤奋、创新”的理念熏陶中成长，那时并不完全懂得这些词的内涵，直到进入临床，才慢慢体会到“三基三严”是每一次查房、每一台手术、每一个临床决策背后的标尺。中大医科务实、包容的做派，也让我学会不迷信权威、不回避问题，而是在临床工作中寻找答案。

我的师爷区庆嘉教授提出的“区八条”，至今仍在指引我的临床思路。他不唯书、不唯上、只唯实的治学态度，深刻影响了我。临床问题复杂多变，指南重要，经验重要，但最重要的是从病人真实情况出发，临床大夫就是要到病床边去，把问题看清楚、想透彻、解决好。

12年前我刚从国外回来时，发现学术界惯性思维认为既往腹部做过开刀手术的患者，第二次手术不建议做腹腔镜，因为腹腔存在粘连。然而在国外临床工作中我发现，绝大部分腹腔粘连其实可以在腹腔镜下安全分离。而且反过来想，其实这部分患者更需要进行微创手术，因为如果第二次仍选择开腹，粘连的叠加会导致情况更加严重，假若将来要做第三次手术，则副损伤更甚。在这个理念指导下，我的团队目前所有腹部手术均可微创进行，微创手术比例一直在90%以上。

我的老师张百萌教授，一辈子反复告诫我们学生两句话：第一句是“当医生要讲指南、讲规范，但最重要的是讲良心。”现在各种技术设备发展迅速，但依然要记住简单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最好的方案，避免陷入技术至上不计成本的误区，增加患者的负担；二是“对于一些没人敢开的刀，尤其超出指南与规范、涉及多个器官的复杂病情，我们要学会抓住主要矛盾，勇于承担，敢于突破，想办法给病人一条活路”。他一直以医院外科“救火队长”的身份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这一代人。

如今，我也在逐渐接过担子，成为医院、本地区及国内多个单位的“救火队长”，去支援完成一些疑难杂症的手术，包括挑战二次肝移植、直肠癌同期肝移植、腹腔多脏器联合切除、癌栓取栓血管修复整形等等。其实，这些都是老师带给我的勇气与底气。能在这样的学风和师承中成长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幸福。

站在160周年的时间节点，往回看，是厚重的历史，往前看，是广阔的未来。我在想，传承不只是享受前辈的荫庇，更是把那份良知、勇气和担当接过来、传下去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，我们既要守正也要创新，更要牢记国之重器的责任感和红色基因的使命感，在严谨求实的态度中治学，在勤奋创新的理念中育才。

（作者系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普外科主任、肝胆外科主任）

# 一颗螺丝钉的自述

方烁

祖籍潮州，却在深圳光明落了脚。从香港大学博士毕业时，手握几份境外名校的offer。一位前辈说，去看看深圳的中山七院吧。我从光明城高铁站走出来，天很蓝，山很绿，医院大楼安安静静地立在那里，中山大学四个大字在阳光下特别闪亮。

我留了下来。后来常有人问我为什么，我想，一个医生的去留，有时并不取决于多么宏大的理由，只是那片土地刚好让你觉得，可以踏实做点事。螺丝钉很小，但拧紧了，心里踏实，就不晃。

肿瘤科的日常，并不安静。走廊里永远有人在走，家属攥着报告单来回踱步，护士推车的声音、呼叫铃的声音、病房里压低嗓门又忍不住追问的声音，混在一起。谈话间里，病人听完方案会沉默几秒，然后抬起头问：“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”那句话里有一种东西，比任何豪言壮语都重——是不肯放手。

有一位患者的母亲，孩子出院时哭倒在我怀里，说满世界求医问药花光积蓄，最后还是回到自己的祖国、在深圳在中大得救了。我扶着她，心里想的是：一百六十年传下来的，不只是技术，还有一种把走投无路的人接住的习惯。

但有些声音，是让人不安的。在云南凤庆义诊，我遇到一个肺癌晚期的女孩，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。她四年前就查出早期肺癌，因为不懂、也不觉得要紧，一直拖着，再来时已经全身多发转移。她说，要是有人早两年告诉我就好了。那句话我记到今天。

一个肿瘤科医生如果只坐在诊室里等病人上门，等来的往往已经是来不及的人。后来我们在凤庆建了方烁科普工作站，先后带领100多名不同领域的专家，跋山涉水，在滇西边陲跋山涉水送医送药科普下乡。在那些没有症状、也没有人提醒的年月里，一句听得懂的话，可能就是一条命。工作站至今线上线下健康科普近六百场科普，惠及近六万人次，先后获评深圳市健康科普典型案例和志愿服务优秀案例。而我一直忘不了的是那个同龄女孩的声音。

2023年，我相应深圳市对点帮扶的号召，带团队驻点潮安区人民医院，挂职副院长。潮安是老家，回去做帮扶，心里多一层分量。当地肿瘤防治基本是空白，我们从零开始建肿瘤防治中心，走“输血”加“造血”的路子，目标是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。

中心建起来后，我们在当地铺开早癌筛查，前后覆盖九万余名群众，把过去要跑到外地才做得上的检查，留在了县里。有位七十多岁的肠癌患者，家人想带去广州深圳，老人经不起奔波。我们连夜赶到潮安，第二天在县医院就把手术做了。优质医疗资源下沉，落到具体一个人身上，不过就是“别让他们再跑了”这几个字。这些事单拎出来都不算惊天动地，可一件一件做下来，患者少跑一趟路，基层多留下一分底气，就是一个年轻医生对“担当”二字最朴素的回答。

每次深夜从医院出来，路过七院对面的欢乐田园，混合稻香的晚风吹拂着车内的手稿，远处科学城的灯光与星空交相辉映——这恰如深圳光明的缩影：在科技与乡野的接壤处，为奋斗者预留诗意梦想。中大医科一百六十年，靠的就是一代代人把自己拧在最需要的地方。

我们这一代人运气不错，平台、资源都向年轻人敞开。这些东西不是凭空来的，是前人一点点攒下、递到我们手里的。接过来，心里是暖的，也知道分量。能做的，就是把手里的事一件一件做实。我还是愿意继续踏踏实实做一颗永不松动的螺丝钉，拧在病人需要的地方，拧在基层需要的地方，也拧在中大医科一代代往下走的路上。

（作者系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党委委员、肿瘤科副主任、主任医师）




方烁在滇西边陲义诊

编辑部地址：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中山楼二期719办公室 电话：84113645 邮编：510275 承印：广东南方报业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